

東坡先生前一日以爲

靜承仁兄人入四句題於詩後

陳寶鑑

弟關維恭拜 贈

孟昭昆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三函
函六冊

曾文正公

齊紀

光緒二年孟穉
傳忠書局編刻

曾文正公書札二十七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筱泉編輯

平江李元度次青

中江李鴻裔眉生

奉新許振禕仙屏參校

桐城吳汝綸摯甫

遵義黎庶昌莼齋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長沙段鶴汀寫
海甯錢渭濱刻

曾文正公書札卷一

覆賀耦庚中丞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
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
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
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剔平生之病源養
癰藏癰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
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
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据則持爲騁辯
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

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闇

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艮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旣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
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
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
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
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
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
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
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
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

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旣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

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旣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譏箸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醕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醕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醕次焉見少者文

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
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
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
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
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
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
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
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醅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
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
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

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

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婦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

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致陳碧颿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闊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云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

斯行也外境之迂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弟去秋邁疾
幾不自勝旣就痊復仍此頑健以我之歷卜君之吉兼以祝尊
嫂之祺必符必符善禱善禱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
史編閒有述造不恆其德無如我何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
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青紫則未得之時卽若神仙旣得之
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芬在後則
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槩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
汶汶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
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壻仲笵樂可言乎惟冀深耽此娛盡遣
他慮厚自調攝幸甚幸甚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
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
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
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己者抑志事之僕雖蠢
頑亦頗識輕重之分閒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挽足下爲之市
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卽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
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
後事告者又有稱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辱有杯
酒眄睞之歡乃遂倉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